

# 紀念音研所60年 「這個學術集體讓我說話有底氣」

## 專訪卸任所長田青

### 在中央電視台批判「罐頭歌手」三分鐘

田青從2000年3月開始進入公眾視野。那時，中央電視台舉辦第九屆全國電視歌手大獎賽，他在三分鐘固定時間裡批評「罐頭歌手」使他一夜成名，被歌手稱為「冷面殺手」。他說：「我把個性歌手的沉寂與『罐頭歌手』的批量生產歸結於一個時代的共同審美需求和生產方式的改變。現在的歌手是工業社會的產物，是音樂學院的產品。工業社會所推崇的，是科學化、規範化。而科學化、規範化的結果，就是我們具備了批量生產歌手的的能力，但卻抹殺了個性。」

到2002年5月，第10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上，田青對索郎旺姆鼎力相攜，再次成為焦點。兩年後，2004年5月3日晚，中央電視台第11屆全國電視歌手大獎賽現場直播，來自雲南的李懷秀和李懷福最後登台，原汁原味的鄉音鄉情，自然本色的演唱風格，征服了觀眾，田青打了98分的最高分。而來自某音樂學院的聲樂教授評委只給了92.5分。由於分數懸殊大，監審組讓兩位評委解釋。

田青面向全國電視觀眾激動地說：「這兩位歌手他們的音色是美的，音準是好的，節奏是對的，更重要的是他們唱的是快樂，也給了我們快樂。我們漢字裡音樂的『樂』字很有意思，它和快樂的『樂』字是一個字。我們有的歌手唱的可能不錯，但是不能給人快樂，他們唱得難受，讓聽的人也難受。我從第九屆開始，就提出來我們民族唱法需要多樣性的問題。這一屆又有更多的民間歌手帶著他們活生生的、靈性的、有生命的歌聲來到中央電視台的舞台……」

### 說了幾句大家都意識到而沒有說的話

田青說罷，贏得了掌聲，那位聲樂教授面對伸過來的話筒，脫口而出說出的第一句話是：「我沒想到我打的是最低分。」接着在陳述評理由時，這個聲樂教授說：「我個人覺得這一對歌手唱得是非常不錯的。但是，我為什麼打了一個最低分？因為我覺得這種唱法還是一種民間的演唱。我們大獎賽評判一位歌手的標準既要有歌唱的方法，又要有風格，還要有很好的表現力，應該是一個綜合體。我認為，民族聲樂發展到今天，要提高專業水平，要從教學和聲樂理論上去研究它，這樣才能更好地發展民族聲樂，才能使民族聲樂讓更多的人能夠喜歡它。」

教授的話典型地代表了「學院派」的立場，承認你好，但你沒有經過我的訓練，再好也不能算好。

田青連續三屆做評委，持續為「民間」呼冤，逐漸成了「中國原生態民歌的代言人」。他說：「我的確是摟草打兔子。很偶然的在中央電視台做評委，很偶然地聽到了這些東西，然後很偶然地提出我的觀點。沒想到這件事情最後變得這麼大，不但衝擊了原來三分天下的聲樂版圖，而且引發這麼多人的思考。」

田青之所以可以因言成名，這是因為：他是楊蔭瀏的學生，有音樂研究所就學與工作的背景，對民歌有感情。除此之外，田青說：「我直言不諱，有勇氣，敢擔當，這一點是很多人不具備的。三分鐘的講話機會給了我的時候，我沒有多餘的考慮。如果考慮再三，說得要圓滿的話，也就沒有影響了。」

田青與音樂研究所的所有理論家持一樣的觀點。他說：「不光音樂研究所，所有研究音樂的人，都和我持一樣的觀點。我只是說了大家想說的話。大家聽學院派聽膩了，有朦朧的感覺，還沒有說出來，我說出來了。」

### 保護「非遺」的功績要歸這個學術集體

2005年底，田青被任命為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國家中心」副主任。主持了2006年初在國家博物館的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陳列」和在北京民族文化宮「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」。此後，他到處宣講「非遺」保護的意義。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，他的提案也都與「非遺」保護有關。因此，

1954年3月27日，日後被稱為「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」的學術機構，在北京成立。

中國傑出的音樂學家楊蔭瀏、李元慶、黃翔鵬、喬建中、張振濤、田青先後擔任所長。

在60年的時間裡，幾代學人積累的最為豐富的中國音樂資料，其中7000個小時的「中國音樂音響檔案」被評為「世界記憶」。從第一代音樂學家楊蔭瀏1950年錄製瞎子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，到他的弟子田青帶了太行山羊信和盲藝人進京演出，關注中國民間，成了研究所的使命，也成了音樂界的佳話。

筆者在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際，採訪了剛剛卸任的所長、著名音樂學家田青。

文、圖：劉紅慶



現在提到「原生態民歌」，提到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，都自然地會提到田青。實際上，在做這兩件事情的時候，田青沒有預料到會把事情做大。十年前，誰知道什麼是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？誰會預料到它成了「全國性的運動」呢？

可是，田青為什麼要做，為什麼能做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保護工作？首先是他的經歷。他在研究所的學習過程決定了他對民間音樂的愛；同時，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做事的時候，完全投入。

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保護工作成為顯學，田青認為有幾個原因：「第一，天時，社會走到了這一步。中國現代化搞了30年，大家朦朧朧朧地感覺到現代化成功了，但是失去了什麼東西，每個人都有感覺。到一個城市，看到的都一樣，大家能沒感覺嗎？這時需要一個運動，那麼這就是『非物質文化遺產』的保護。」

第二，地利，我趕上了這個機會，給我一個位置。中國藝術研究院王文章院長了不起，他敢用人，像我這麼一個政治背景的人，他頂着雷，敢用。如果我搞不好，把事情搞砸了，王文章也不好對大家交代。所以機會給我了，我當然要拼命工作。我不能做不好，做不好，連王文章都對不起。所以到了第三點，人和。我個人的付出的確也是很多人可能做不到的，包括我調動了自己40年的學術積累。在各種場合我即興演說，沒有積累我能說嗎？

正因為這樣，音樂研究所「原生態民歌保護」、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》上，對社會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力。這種影響力，如果沒有楊蔭瀏、李元慶的基礎，沒有喬建中、張振濤的努力，是不能夠由我一個人完成的。」田青非常感激研究所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。他說：「沒有楊蔭瀏給我們做榜樣，我不可能把這件事做到這麼大。這件事情的確超出了音樂研究所的科研範圍，甚至超出了音樂學界、超出了音樂界，成了文化事件了。這是過去音樂研究所沒有過的，但是確是幾代人積累的結晶。」

精彩放送

### 國家旅遊局：相約太行 將外國藝術家「請進來」

國家旅遊促進局與國際合作司副司長古麗·阿不力木日前出席2014「中外藝術家太行對話」啟動儀式時表示，以藝術交流促進旅遊發展，鼓勵中國藝術家「走出去」，將外國藝術家「請進來」。

古麗·阿不力木說，鼓勵國內藝術家「走出去」，邀請外國藝術家「走進來」，讓他們感知中國、認知中國。以傳播國家形象，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藝術交流，促進中國旅遊業的發展，加深中國同世界各國的友誼。太行山歷史悠久，匯聚了眾多著名的自然及人文景觀。在這裡，中外藝術家們不僅能感受到太行山脈的壯美，也能感受到中華民族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的精神之美。

據悉，2014「中外藝術家太行對話」將於6月9日至6月19日在河南省林州市舉行。本次活動將有來自中、美、法、德、俄羅斯、捷克等國的30餘位藝術家參加。八月、九月，匯集三屆「中外藝術家太行對話」作品展將先後在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、中國人民大學美術館展出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張紫晨 北京報道

敢觀舞台 文：梁偉詩 圖：非常林奕華提供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# 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 藝術裡化蝶 美術館哭墳

是時候，談談「非常林奕華」的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。

梁與祝，一個英年早逝，一個女扮男裝，經過多番周折，先哭墳後化蝶，雙雙成就中國傳統的經典凄美愛情故事。林系《梁祝》把故事背景設置為一所藝術學校，順理成章大張旗鼓談論藝術與理想、藝術與人生、藝術與不朽的永恒命題。藝術，一直被認為與「唔啱米氣」、「搵唔到食」掛鈎；藝術學校學生，很大程度上便是文化藝術（遺產）與家族意志的角力場，有時候，甚至是雙重的繼承者。

### 林氏《梁祝》新編

在場面調度和舞台技法上，林系《梁祝》其實是「非常林奕華」的招牌菜——《男裝帝女花——不認不認還須認》的性別性向迷陣、從《愛的教育》系列到《三國》的學校課堂、《水滸》、《西遊》的演員/參賽者面試、《三國》的結拜之誼、《十八相送》的反覆詰問，乃至於《寶玉玉》後常見的「多人分飾一角、一人分飾多角」游移主體，皆可從《梁祝》找到它們的影子。其中象徵着藝術學校創作物料「石膏」的十八顆白色正方體運用細緻，不同排列分別營造出矮牆、座椅、行李、雕像底座、火車卡位等等硬件，變化多端之餘亦令Bare Stage保持簡約。舞台投影雖沒豪華華麗、扣人心弦的畫面，卻不斷彈出Google搜尋器，告訴我們「XXX藝術是什麼」的「建議答案」，輕省幽默。

然而，與前作更大的差異，在於林系《梁祝》開宗明義是一齣音樂劇，因此音樂的展演在舞台上便尤為重要。《梁祝》亦揚棄了「城市三部曲」以來的罐頭流行K歌的習套，找來陳建騏認真認真做舞台音樂，並關鍵地起用香港首個專業無伴奏合唱團「一舖清唱」。《梁祝》之所以能擺脫過往辦公室系列「華麗時尚秀」的習氣，主要得力於「一舖清唱」的文藝氣息，相對純粹地貫穿全劇。全劇的Sound Cue、開端的啼哭、聲演角色和下半場開首的《東宮西宮》「八重奏」式《十五分鐘成名史——馬文才三部曲》，《梁祝》找到最Raw、最具文藝氣息、最切合藝術學校情志的「聲音演員」和「聲音塑造者」。同時，《梁祝》的十多首歌曲，亦嘗試扭轉香港原創音樂劇經常出現的「把演員對白再在唱詞中重複出現」的厭煩宿命；在人物對白以外，專注把唱詞文字描繪浪漫美好情景的想像（《暗戀》）、逗趣的性別探詢（《圍裙》）、自我嘲諷（《我是一顆老鼠屎》）和對藝術掏心掏肺的剖白（《為藝術犧牲》）。

### 藝術、死亡、不朽

從故事的再創造而言，《梁祝》的核心情節原是「祝英台女扮男裝上學去，結識了男同學梁山伯」，林系《梁祝》在形象上乾脆把藝術學校的「校服」定為「圍裙」。「圍裙」既是手工藝者在工作造型上的關鍵服裝，藉此凸顯藝術學校純粹、創作的校園氛圍，同時「圍裙」也是一種主流社會認為



「男子亦可穿的裙」，暗合了「英台男扮女裝」的性別模糊化、中性化。此外，《梁祝》亦刻意把好些骨節眼上的情節顛倒，如英年早逝的換成是祝英台，留下的畫作《梁山伯的肖像》，因為祝家的財勢，成為藝術史上的不朽名作。林系《梁祝》把「化蝶」演繹為一種形而上的藝術結合，「因為這張畫，祝英台與梁山伯（兩人的名字）永遠在一起」——（畫者）祝英台與（被畫者）梁



山伯，便如同達文西與蒙娜麗莎，以另一種方式生生世世永不分離。可是，「美術館中哭墳」的梁山伯卻深受打擊，喃喃地反問：「究竟是你（祝）死去、我（梁）活着，還是我（梁）死去、你（祝）活着？」——如果作品是藝術家的墓誌銘，生生世世的縹緲式藝術連體，又意味着怎樣的一種死亡和不朽？

本年年初，香港舞台設計師陳友榮猝逝，大批表演藝術工作者和舞台從業員即時在微博設立「這些都是Ewing的作品」舞台圖片蒐集專頁。倏忽間，才令人驚覺香港表演藝術的精緻組成如斯。陳友榮作為「非常林奕華」的長期合作夥伴，多少舞台愛好者也只有在到了那一刻，才明白過來，在Ewing歷年作品圖片中「哭墳」。因此，不但《恨嫁》與《梁祝》都只剩下Bare Stage，《梁祝》中明顯加插了《訪師》、《無常》的場口，雖然略見催淚，卻讓觀眾跟隨梁山伯和藝術老師的步伐，分別經歷同學和自身的猝死後，對生命的意義、死亡與不朽的重新探索和思考。

### 跳出傳統音樂劇框框

如果傳統的《梁祝》是一系列的錯換錯認錯過、欲語還休、旁敲側擊、顧左右而言他



所造成的愛情悲劇，林系《梁祝》末段乾脆以一首開門見山的示愛歌《為藝術犧牲》作結，剖白對藝術的愛：「我想婚，藝術願意嫁給我嗎？我寂寞，藝術會陪我睡覺嗎？我想聊，藝術電話幾號？我寫信，藝術會回我信嗎？藝術，不就是表達自己的需要？好渴哦，藝術能喝嗎？好餓哦，哪裡的藝術好吃？好熱哦，還不把藝術脫掉？好冷哦，還不把藝術穿上？藝術，不就是滿足自己的需要？藝術說，不，你沒有了解我。藝術說，不，你沒有相信我。藝術說，不，你沒有成全我。藝術說，不，你沒有真愛我。」藝術夢想現實折磨，沒有哪句話深奧難懂，拼貼青春直白文藝腔又是「非常林奕華」的慣技，卻處處笑中有淚。

雖說是音樂劇，林系《梁祝》不拘於傳統音樂劇的框框，當中的音樂可以是Beatbox、無伴奏人聲合唱、馬文才部分的八重唱，甚至可以二度十八相送，最後如同2003版《半生緣》的動人收結，把全劇的情志深化到火車列上的移動音效——十八名演員背向觀眾，遙望火車窗外的景物移動，現場的鋼琴伴奏響起……歲月匆匆，過盡千帆，什麼是你真正所愛，你又為你的所愛做過什麼？最終又留下什麼？你，又是梁祝的繼承者嗎？